

四庫著錄本

南齊文紀中

巴陵方氏藏書





南齊文紀卷第三

藏書

晉陽張焯參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封齊國建禪代詔策文

南齊書王儉傳云時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

詔策皆出于儉褚淵唯為禪詔文使儉參治之○今摠置褚淵王儉之首

策相國齊公九錫文

宋順帝昇明三年

天地變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  
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映彌顯是故  
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賢臨危而盡節自景和昏虐王  
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四郊多壘蕭



將軍震威華戎寔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  
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  
九縣神狀靈繹海水羣飛彝器已塵宗禋誰主綴旒  
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  
贊皇宋實啓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閔  
基重造高勲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  
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袁劉  
構禍寔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蹈五湖憑陵  
吳越浮襪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于王畿鋒鏑交乎  
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爲仇讎當此  
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  
馳登寶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  
黨氷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  
徐方敢率犬羊隳虐淮潁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  
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均人廢職邊師  
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  
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  
陽卽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朝受自南  
區志圖東夏潛軍間入竊覲不虞于時江服未夷皇  
塗荐阻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深識九變妙察五色



以寡致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  
之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場前師失律  
王旅崩撓灑血成川伏尸千里醜羯併張勢振彭泗  
乘勝長驅窺覲京甸冠帶之軌將湮被髮之容行及  
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時蕩弔死撫  
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  
茲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  
師出日老戰士無臨陣之心戎卒有懷歸之思是以  
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  
事發憤忘食躬擐甲冑視險若夷短兵纔接巨猾烏  
散分疆畫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秦始之未入  
參禁旅任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  
冠毀冕拔本塞源入兵萬乘之國頓戟象魏之下烈  
火焚于王城飛矢集乎君屋機變倏忽終古莫二群  
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劔凝神則奇謀貫世秉旄指  
麾則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獻捷信宿之間宣陽  
底定雲霧廓清區宇康乂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  
豐起戚蕃邗晉應韓翻爲讎敵建平失圖與兵內侮  
公又指授六師義形乎色役未踰旬朱方寧晏此又  
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糜沸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  
已淪大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  
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謚九區反政此又公  
之功也袁粲無質劉秉携貳韜述相扇成此亂階醜  
圖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  
霜鋒外舉妖沴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  
之苞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哀彼荆漢獨  
爲匪民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維始九伐未申  
長惡不悛遂逞凶逆驅合姦回勢過虓虎朝野憂疑  
三軍沮氣公秉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皦日同亮  
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鼗鼓一麾夏  
首寧謐雲梯未舉魯山剋定積年逋誅一朝顯戮阻  
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  
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勩力肆心劬勞王  
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  
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弼  
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  
於清漢遐方欵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往哉邈  
乎無得而名焉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  
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旦秉哲曲阜



啓蕃或改玉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冠羣辟爰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勲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靜言欽歎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爲齊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定爾邦家用建冢社斯實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紀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召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入作卿士內外之寵同規在昔今命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開國侯淵授公相國印綬齊公重紱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上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踰三事職以禮移號隨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稱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執禮弘律儀形區宇遐邇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修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



縣之樂六佾之舞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歡  
回首內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辨涇  
渭官方與能英乂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佑  
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含生寅式是用錫公虎賁  
之士三百人公禦宄以刑禦姦以德君親無將將而  
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騫八表威  
靈所振異域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  
旅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  
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  
遵舊式往欽哉其祇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

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

禪齊詔

三年四月癸酉進齊公爵爲王辛卯宋帝下詔禪位○褚淵撰文

惟德動天玉衡所以載序窮神知化億兆所以歸心  
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宇宙闡揚鴻烈大庇生民晦往  
明來積代同軌前王踵武世必由之宋德湮微昏毀  
相襲景和騁悖于前元徽肆虐于後三光再霾七廟  
將墜璇極委馭含識知泯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綴靜  
惟此紊夕惕疚心相國齊王天誕叡聖河嶽炳靈拯  
傾提危澄氛靜亂匡濟艱難功均造物宏謀霜照祕  
筭雲回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偃表



稟清夷遐邇寧謐既而光啓憲章弘宣禮教姦尤之類覩隆威而隔情慕善之儔仰徽猷而增厲道邁于重華勲超乎文命蕩蕩乎無得而辨焉是以辨髮左衽之首欵關請吏木衣卉服之長航海來庭豈惟肅慎獻楛越裳薦章而已哉故四隩載宅六府克和川陸效珍禎祥鱗集卿煙玉露旦夕揚藻嘉穉芝英晷刻呈茂革運斯炳代終彌亮負展握樞允歸明哲固以獄訟去宋謳歌適齊昔金政既淪水德締構天之曆數皎焉攸徵朕雖寡昧聞于大道稽覽隆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遺則人神至願乎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齊一依唐虞魏晉故事

### 策命齊王

伊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后以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義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素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摠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譖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靈祇効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逮晉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叡勳格



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凝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  
仍世多故日蝕星隕山淪川竭惟王聖哲淵明榮鏡  
寓宙體望日之威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仁育羣生義征不讓國塗荐阻弘五慮而又寧皇緒  
將湮秉六術以匡濟及至權臣內侮蕃屏陵上兵革  
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遐邇清夷  
表裏肅穆戢琫戈而事黼黻委旌門而恭儒館聲化  
遠洎荒服無塵殊類同歸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  
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徹布新之符已顯  
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聞  
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  
玄情俯察羣望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  
之欣望命司裘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圓丘時膺大  
禮永保鴻業豈不盛歟

再命璽書

皇帝敬問相國齊王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朕雖闇  
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襲晷景之恒度春秋遞運時  
歲之常序求諸天數猶且隆替矧伊在人能無終謝  
是故助華弘風於上葉漢魏垂式於後昆昔我高祖



欽明文思振民育德皇靈眷命奄有四海晚世多難  
姦宄寔繁鼓鼓宵聞元戎且警億兆夷人啓處靡厝  
加以嗣君荒怠敷虐萬方神鼎將遷寶策無主寔賴  
英聖匡濟艱危惟王體天則地含弘光大明並日月  
惠均雲雨國步斯梗則稜威外發王猷不造則淵謨  
內昭重構閩吳再寧淮濟靜九江之洪波卷海沂之  
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舊物惟新三光改照逮至  
寵臣裂冠則裁以廟略荆漢反噬則震以雷霆麾旆  
所臨風行草靡神筭所指龍舉雲屬諸夏廓清戎翟  
思躋興文偃武闡揚洪烈明保冲昧翺翔禮樂之場  
撫柔黔首咸躋仁壽之域自霜露所墜星辰所經正  
朔不通人跡罕至者莫不踰山越海北面稱蕃款關  
重譯脩其職貢是以禎祥發采左史載其竒玄象垂  
文保章審其度鳳書表肆類之運龍圖顯班瑞之期  
重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義在事必彰書不  
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神祇  
之眷如彼蒼生之願如此笙管變聲鍾石改調朕所  
以擁璇持衡傾佇明哲昔金德既淪而傳祚于我有  
宋曆數告終實在茲日亦以水德而傳于齊式遵前  
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節兼太



保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侯淵兼大尉守  
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  
王其允副幽明時登元后寵綬八表以酬昊天之久  
命

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

六亢位也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  
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  
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  
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  
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  
伏願順天時膺符瑞

褚淵

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仕宋為司空中書監入齊進司徒封南康郡公

上高帝臧榮緒晉史啓

榮緒東莞莒人隱居京口撰晉史百一十卷

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為  
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  
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廢  
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  
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  
善

高帝答褚淵



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  
甚佳

### 上武帝遜位啓

太祖崩遺詔以淵爲錄尚書事頃疾上相星  
連有變淵表遜位不許又啓乃改授司空

臣顧惟凡薄福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慚彥輔  
既內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推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疾  
篤爾來沉痾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或  
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  
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摠錄之任江左  
罕授上隣亞台升降蓋微今受祿弗辭退拙斯願於

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  
慮少垂矜恤臣若內飾廉譽外循謙後此則憲書行  
劾刑綱是肅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  
心歸啓以實自吝寸陰寔願萬倍堯世昔王弘固請  
乃於司徒爲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  
以臣方之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  
死之日猶生之年

並南齊書

### 謝賜玉珮啓

傳詔宣敕賜臣玉珮一具製懋姬嬴寶冠荆越璇瑰  
鎮曜珩玦凝華采賁蓬楹響聞繩戶佩服載驚心容



交暢初學記

王儉

字仲寶僧綽子歷國子祭酒領吏部中書監

諫高帝起宣陽門表

儉轉左僕射與褚淵叔父僧虔連名上表手詔酬納

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况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袞璇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為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驚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成事輟墜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替自可隨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

上高帝固請解選表

見許加侍中固讓復為散騎常侍

臣遠尋終始近察身事邀恩幸籍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為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



畢志驅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  
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  
之間都無微解至于品裁臧否特所未聞雖存自勗  
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髮鬢  
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  
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陞  
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于殊眷頻冒嚴威分甘  
尤戾

上武帝求解選表

儉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  
又領國子祭酒再上表見許

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欵言彰于侍接丹誠布于朝  
野物議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  
時求之微躬實允斯義妄庸之人沉浮無取命偶休  
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飈之力太陽躋景無  
俟螢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元亮  
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摠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  
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  
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于當時大車  
之刺方興以來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貴四輔六教之  
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于品  
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



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

### 讓左僕射表

待臣於常均之外盼臣於代僚之右親垂其章乘非其器霸府方隆超居元任國朝草昧叅贊百揆

### 拜儀同三司章

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噐滿必傾往復之恒理遂乃班司袞章燮和台曜外參論道內摠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並藝文類聚

### 朝服議

齊國建倫為太尉右長史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從之

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

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叅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

府之明文

又疑百寮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主受命勸進云冲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

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

史○南

### 褚淵錄尚書事議

高帝崩遺詔以褚彥回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為錄者

有司擬立優策王儉議宜有策書乃從之

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



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南史

司空掾屬禮敬議

褚淵為司徒改授司空未拜薨司空掾屬疑應為吏敬以

否儉議

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于天朝宜申禮敬

司徒府史應服議

府史以淵未恭後授府史以不儉議

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南史

郊殷禮議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

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毀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邊議今年七月宜殷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詔依舊

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



秋魯禧二年禘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維  
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禘與時  
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于郊配之重  
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  
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  
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爲魏之  
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卽爲前式又案禮  
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  
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  
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  
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匹人職稱明堂  
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  
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  
是爲明堂卽文廟耶鄭荅云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  
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  
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則可牽天  
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  
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  
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  
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



趙絳主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  
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  
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  
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  
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  
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  
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摠旅明  
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  
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  
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  
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配饗豈  
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  
不疑于共日今可故致嫌于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  
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  
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  
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  
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  
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虞禘  
云辛之爲言自新潔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嘗黍



戒自新潔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考  
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  
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  
尚白白虎通曰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  
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  
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  
宗廟自此已後五年再殷率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  
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  
犧來之色率由舊章

有司又奏明堂

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爲正竊尋設祀之意蓋  
爲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  
爲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  
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  
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倘儒依史竭其管見既  
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

二郊明堂間歲祀議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於

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詔可

案秦爲諸侯雜祀諸時始皇併天下未有定祠漢高



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  
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  
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  
汾陰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  
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  
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  
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  
兆于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  
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  
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  
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  
改元亦郊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  
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例  
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嫵語事則  
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  
二郊虔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

遷郊議

永明元年當郊立春在郊後世  
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啓從之

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  
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  
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



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  
王肅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  
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  
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  
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  
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  
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  
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  
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  
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  
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  
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准若聖心過  
恭寧在嚴絜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  
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于省前望實  
為允竊謂無煩遷日

郊祀明堂異日議

王儉議  
詔可

祠部郎中蔡履議

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  
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  
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



大學博士王祐議

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議

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于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貞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佾熊議

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遠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



昔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闌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時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於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

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

獨云丁巳用牲於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禮應郊堂司徒西閭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常祀五帝非爲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

尚書陸澄議



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  
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  
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以配上帝永平  
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  
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  
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  
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  
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  
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  
日攀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  
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  
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  
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駕

尚書令王儉議

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  
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  
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  
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弘春秋感情符云  
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  
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建咸和八年甫得



營繕太常顧和秉議新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  
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  
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  
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爲法駕袞冕之服諸  
祠咸用

諒闇議奏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祀建元四

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從之

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與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  
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  
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  
出竝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  
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  
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  
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  
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  
由然又按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  
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  
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  
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  
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



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不同於古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秦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旣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衮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展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篋簋充庭情深於恒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未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



進退二三彌垂典衷謂宜依舊親奉

日蝕齋內社祠議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二日臘祀大社稷一日合

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詔可

禮記曾子問夫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

祭先聖先師議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

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

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宜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况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曲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



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備六佾以郊樂未具  
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南郡王昭業冠儀議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

前准尚書令王儉議詔可

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  
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爲國裔元服之  
典宜具列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  
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  
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

爲主四加玄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  
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  
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  
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廟所以自  
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  
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  
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王則重依於  
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  
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  
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



冠冢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于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口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尅口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

朝堂訓諱議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

宮近代諱之也建一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

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爲太常府君諱至于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既迨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即爲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並東宮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



高帝昭皇后遷祔議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河部疑有祖祭

及遣啓諸奠九飯之儀不

奠如火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爲祖而不得無祭

有司又奏

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遷祔葬葬有虞以安神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何容異前代謂應無虞

王儉又議從之

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既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

穆妃喪禮議

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議

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



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

皇太子妃薨前宮臣服議

建元二年左僕射王儉議從之

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妻喪王允騰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耶宜依禮爲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並合屬假朝晡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官之所屬寧一日半仍行喪成服遣牋表不得奔赴

太子穆妃卒哭後祭議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

祭不王儉議從之

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舫中即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並有移廟之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設殷祭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

太子穆妃服閏月議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



文系  
內齊卷三  
三十  
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若  
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  
晦小祥至于祥月不爲  
有疑不左僕射王儉議

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  
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  
禮是故先儒成謂三年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  
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  
商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今扶朞之喪雖以十一  
月而小祥至于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  
正服祥縞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  
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  
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朞事既同條情  
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縞  
三月依附准例益復爲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  
之大典宜共精詳并通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

尚書令褚淵難

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申今  
以十一月而祥從朞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  
成典若猶舍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以祥之當閏  
月數相縣積分餘閏曆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  
月計年者苞舍故致盈積稱禮從制有何不可



又答淵難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問儉隨事解釋祠部郎中王珪之議同儉詔可

含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朞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摠而苞之朞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舉經紀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朞二朔以倣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名義也鄭射王賀唯云朞則沒閏初不服區別杖朞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朞之祥不得方於縵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

祠部郎中王珪之議

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為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為邇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惟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雖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為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

答王逡之問太子穆妃服議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之問左僕



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  
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  
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  
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  
之義若各自爲祥廬聖相間玄素雜揉未審  
當有此疑不儉答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  
儉議請爲  
永制詔可

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  
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  
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  
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  
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  
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  
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經未服以窮生吉蠲長絕于宗  
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  
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  
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  
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  
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葺而毀所以然者奔喪  
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  
不時寔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  
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况儲妃正體王  
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



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  
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  
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

又議

建元三年妃薨南郡王聞喜  
公國臣疑制君母服儉又議

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  
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爲夫人服總衰七月以此輕  
微疎遠故不得盡禮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  
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官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得  
爲夫人之敬當單衣白恰素帶哭于中門外每臨輒  
入與宮官同

修史議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檀超與驃騎記  
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

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  
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  
朝服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  
依范曄台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  
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爲始帝女體自  
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  
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  
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議

金粟之重入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  
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  
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  
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  
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



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于常美則仍舊不書

議江敷出繼啓

敷為史部郎以祖母久疾未廢出繼從叔憑為從祖淳後至是僕射王儉啓敷還本家

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

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

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倘無眷屬敷宜還本若不

欲江懸絕後可以敷小兒繼孫為孫

尚書參議

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苟顛無子立孫陸禮之始何期

又立此論義無所據

議分南豫啓

宋末分淮東為南豫州而淮西為豫州至泰始中省淮西及虜復置損費省南豫立僕射王儉啓不從

愚意正以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

壽春為阻若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

此則不候南豫假令或慮一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

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

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與方鎮常

居軍府素正臨時配助所益寔少安不忘危古之善

政所以江左屢分南豫意亦可求如聞西豫力役尚



復粗可今得南譙等郡民戶益薄於其實益復何足云

### 與豫章王嶷牋

嶷出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時太祖輔政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及嶷至州坦懷納善側帝思政儉爲僕射與嶷牋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緝理公臨蒞南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朞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南齊書○南史云庾亮以來荆州無復此政古史作政荒人散八州作八荒

### 高帝哀策文

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客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絕視區物而悽陰俾茲良史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靈源遙裔肇惟高丘聖功寧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風允迪德音孔修月准敷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照外弘三至內隆七教水祀將傾乾維晦象韋弁長襲鼓磬屬響聲化已淪政刑遂往國圖靡緝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即序功被河濟化隆江漢帝



暮仰式王維佇幹改步藩屏來登翼贊綢繆總章因  
循陽館昔在保衡君違斯正爰茲博陸亦鑒靈命放  
昏以忠登明資敬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荆漢悖  
亂人經謀連樞禁兵接神垆禦姦以德禦宄以刑獻  
捷宗寢飲至王庭政教雲行微猷天造山鑑紫璇苑  
茂朱草玉檢騰輝金繩薦寶天鏡既穆地維既肅遐  
邇一體表裏提福乃眷斯民昧旦杼軸興文偃武績  
禹舊服所尚惟簡所保惟賢居尊彌約無善不延膠  
庠載緝風軌克宣上洞清儀下達玄泉聽覽閑日應  
物餘景怡慮以文棲心以靜鴻章晨映微言夕永迹

疵區服情深箕穎萬寓食和百神受職梁甫欣儀云  
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極嵩岳長傾宸暉斯及機  
照惟寂達鑒靡傷慎終敬始知微知章立言垂範玉  
潤金相瞻仰遺式哀結流霜旋玉軼之噉鏡動雲旗  
之逶迤振哀笳于八極響清蹕于咸池顧應掖而稍  
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暮日憺憺其若垂感  
衣冠於喬岳追弓劔之在斯悼丁年之薄祐訴窮心  
于兩儀

皇太子妃哀策文

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翩翩禮園徘徊樂園視秋齊明



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荐阻咨我儲貳締緝江滸  
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  
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武椒堂  
糾組成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  
如何不來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  
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  
映鑿旆命飛廉而拂瓊輜揚清笳于漢表動嘶挽于  
雲基

褚淵碑文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  
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  
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  
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  
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  
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  
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  
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岳之靈暉含珪璋而  
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  
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  
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



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  
等潤韻宇弘深喜愠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  
猶於已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袁  
陽源才氣高竒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  
昧袁既延譽于遐邇文亦定婚于皇家選尚餘姚公  
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茂如也釋  
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  
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叅  
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秘書丞贊道槐庭司  
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

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於時新安王  
寵冠列蕃趙胤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  
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裝楷清  
通王戎簡要復存于茲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  
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  
衣冠未輯內贊謀謨外匡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  
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  
庸祗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



之介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  
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  
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衿帶實惟股  
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  
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尚書領  
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  
直弘二八之高暮宣山庚而垂詠太宗卽世遺命以  
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  
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  
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  
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  
存公忘私方進明准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  
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  
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  
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弦于  
宗稷流鋒鏃于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  
寔繁宮廟憂逼公乃摠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戮  
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誠  
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



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  
軍將軍給班劔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  
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  
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  
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荆  
楚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弘規參  
聞神筭雖無受賑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  
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旣而齊德龍  
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  
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前稷契之臣虞  
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孰能光  
輔五君夤亮二代老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  
宇固辭邦教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  
而任隆於百宰暫遂冲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  
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  
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  
出陪鑾躡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秘寶  
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  
琴心暖有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  
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再三之



如一大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  
 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  
 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  
 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  
 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  
 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  
 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  
 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  
 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慟於下  
 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

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簡  
 禮也夫乘德而處華物不能害其貞虛已以游當世  
 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  
 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祗悔誰云克備  
 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  
 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  
 默餐輿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乘文想  
 晉鐘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鑑璿曜  
 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  
八元斯九內暮帷幄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  
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  
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積梁陰載缺德猷靡嗣  
儀刑長遞怛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竟陵王山居贊

升堂踐室金暉玉朗壘壘大韶遙遙閒賞道以德弘  
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深虛往濠梁在茲安事遐想

暢連珠

蓋聞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干當世凌雲之氣徒  
盛無以自致于雲間是故魏人揮玉於外野和氏泣  
血於荆山



南齊文紀卷第四

晉陽張煊參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王僧虔

琅琊臨沂人墨首子仕宋為尚書令入齊遷侍中左光祿大夫

論舞并三調哥表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施於殿庭順帝昇明

二年尚書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論三調哥順帝詔報

臣聞風雅之作由來尚矣大者繫乎興衰其次者著於率舞在於心而木石感鏗鏘奏而國俗移故鄭相出郊辨聲知戚延陵入聘觀樂知風是則音不妄起曲豈徒奏哥倡既設休戚已徵清濁是均山琴自應



斯乃天地之靈和升降之明節今帝道四達禮樂交通誠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聞六代潛響舞詠與日月偕湮精靈與風雲俱滅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噐而太息此則然矣夫鍾縣之噐以雅爲用凱容之制八佾爲體故羽籥擊拊以相諧應季氏獲誚將在於此今摠章舊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異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鐘一肆克諧女樂以哥爲稱非雅噐也大明中即以宮縣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鐘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哥鐘以調羽佾止於別宴不關朝享四縣所奏謹依雅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於地臣昔已制哥磬猶在樂官具以副鐘配成一部即義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廟寔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絕于斯而情變聽改一節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一節初在噍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真正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以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以共聞故誼醜之製日盛於塵里風味之韻獨盡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靈畢戒哀思靡漫異世齊躡咎徵不殊而欣畏並用竊所未譬也



方今塵靜畿中波恬海外雅頌得作寔在茲辰臣以  
爲宜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舊聲迭相開曉凡所遺  
漏悉使補拾曲全者祿厚藝敏者位優利以動之則  
人思自勸風以靡之可不訓自革反本還源庶可跂  
踵

### 順帝詔報

僧虔表如此夫鐘鼓既陳雅頌斯辨所以懋感人祇  
化動翔泳頃自金籥弛韻羽佾未凝正俗移風良在  
茲日昔阮咸清識王度昭竒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  
便可付外遵詳

### 上宋順帝論樂表

宋昇明二年僧虔爲尚書令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

競造新聲雜曲時大祖輔政僧虔上表

夫懸鐘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摠章  
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鐘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爲務非  
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  
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  
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研理  
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  
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  
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



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  
 謠俗務在譙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  
 正曲崇盡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  
 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于廛里風味之響  
 獨長于衣冠宜命有司務勲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  
 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  
 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上齊高帝言郡縣獄表

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  
 囚建元二年為光祿大

夫上疏上  
 納其言

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寬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  
 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  
 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  
 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  
 無怨

答高帝書啓

大初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示僧虔古跡十  
 一卷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表  
 中  
 所無者十二卷卷之八上  
 並所撰能書人名一卷

僧虔啓恩眷罔已賜示古迹十一秩或其人可想或  
 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輒率短見并述  
 舊聞具如別牋民間所有秩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



奉別目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

法書要錄○南齊書言太

祖即位僧虔奏前古跡而要錄所載其原文也稱故州民當是太宗為西昌侯時耳

上古來能書人名啓

錄宋羊欣所傳者

臣僧虔啓昨奉敕須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

辨廣悉輒條疏上呈羊欣所撰錄一卷尋案未得續

更呈聞謹啓

按啓此特為僧虔條疏非羊欣所撰錄也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

右二人善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

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書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篆小異李斯見

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採斯喜之法真定



宜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侯其飲足荆書而退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毛弘鵠弟子今祕書八分皆弘法也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爲魏齊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符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書

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英弟子並書草誕書最優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手寫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繩引之使就榜書之榜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官至鴻臚少卿誕子少季亦有能稱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河間張超亦善草不及崔張

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

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事皆莫有知也

河東衛覲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覲子瓘字伯玉爲晉太保採張芝法以覲法參之更爲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亦善草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着痛快

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晉宮觀城門皆暢書

滎陽楊肇晉荊州刺史善草隸潘岳誄曰草隸兼善

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肇孫經亦善草隸

京兆杜畿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荊州刺

史三世善草隸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

太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寫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

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能章楷謹傳鍾法

晉丞相王導善草隸行

廙從兄也

王恬晉中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

導第一子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

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

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隸行

洽少子也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草隸羊  
欣云古今莫二虞兄子也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藁骨勢不若父而媚趣過之  
羲之弟也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

王允之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舒子也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修瑯琊王文學

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  
每省修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

高平郗愔晉司空會稽內史善草草亦能隸郗超晉

中書郎亦善草愔子也

潁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庾翼晉荊州刺史善隸行  
時與羲之齊名亮弟也

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隸行

高陽許靖民鎮軍參軍善隸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  
覺後云幾欲亂真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並攻隸草

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弘  
好學不仕常着烏巾時人號為張烏巾此人特善飛



白能書者無不好之自秦至晉凡六十人○法書要錄

啓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敕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今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鑒所啓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輪請伏追震忤謹啓

又

臣僧虔啓南臺御史謝憲乃堪舉使臣門義舊粗是所悉統內新故雜米數十萬斛實須督切憲今請假在此臣欲折以統攝庶得速辨其煩經督運已有前效謹以啓聞伏願聽許謹啓淳化帖

荅竟陵王子良書

南齊書王僧虔本傳載論書一篇鼎按唐張彥遠法書要

錄所載比史為詳實泉述書賦注云王僧虔荅竟陵王子良書字古善書人評議無不至當本行于世其真蹟今御史大夫黎翰得之則此論是為荅竟陵王明矣當必前別有啓如荅高帝論書之例復按姚思廉奉詔論書引唐韓方明授筆要說載張芝至筆力驚絕耳為僧虔荅竟陵王書益足明證又考謝靜謝敷一條還有所得之下有辱告至方寸千言也一段張懷瓘書斷載竟陵王荅僧虔書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



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正此  
中語則此爲竟陵荅僧虔書明矣又方寸千  
言之下有承天涼至不安言耳一段其爲書  
記無疑第不知是復與竟陵否今並摘出附  
後

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  
功大不及欣

王平南廐是右軍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廐爲最  
畫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

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  
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亡從祖中書令珣筆力過王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  
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

云弟書如騎驟駃駃恒欲度驊騮前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  
在荊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須吾還當比之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荅右軍右  
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  
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絕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郗愔張草亞於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爲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南平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入錄

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郗超草書亞于二王緊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玄書自比右軍議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羊欣丘道護並親授于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

孔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授于敬故當在欣後丘殊在羊欣前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然范後背叛皆失故步名



亦稍退

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  
多於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真本相與不疑元嘉  
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  
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爲得賞至不重羊欣欣  
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

貨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略無其比但  
工夫少自任故未得盡其妙故當劣于羊欣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鍾索之美邁古流  
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

案此下必有關文要錄誤以辱告承天涼二段接上混爲

篇一

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  
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  
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張超字子並河間人衛覬字伯儒河東人爲魏尚書



僕射謚敬侯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如優瘦而筆跡精殺亦行于代子瓘字伯玉晉司空太保爲楚王所害瓘採張芝草法取父書叅之更爲草藁世傳其善瓘子恒字巨山亦能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鈎蠶尾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繩引上使就榜題榜去地將二十五丈誕危懼誠子孫絕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大鴻臚

竟陵王子良報王僧虔書

辱告並五紙舉體精雋靈具執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玩好領軍之靜述荅緒方之蔑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疎居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干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統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寶斯覲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一字竟丈方寸千言也



王僧虔書

此書體式不似與竟陵王

承天涼體豫復欲繕寫一賦傾遲暉采心目俱勞承閱覽祕府備覩羣跡崔張歸美于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絕便當得之實錄然觀前世稱目竊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謂其書銀鉤蠶尾談者誠得其宗劉得昇爲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之斷元鳴獲釘壁之說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止長胤狸骨右軍以爲絕倫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而向之論或至投杖聊呈一笑不妄言耳

誠子書

僧虔子慈終齊廬陵王中軍長史志中書令揖大中大夫彬祕書監寂祕書郎

僧虔宋世常  
有書誠子

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異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



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佯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口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去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譏幸及感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勲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



殺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  
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  
耳或有身經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  
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  
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  
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  
郎時耶為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  
吾言猶捶撻志輩異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  
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  
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

習性終日自欺人

### 與兄子儉書

僧虔好文史詳音律宋昇元時為尚書令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上表宜命有司務勲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海志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則人思刻厲反体還源庶可鼓踵時太祖輔政見納然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至齊建元初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事竟不行

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東  
晉始備金石樂固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  
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  
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



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  
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  
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為思之並南齊書

與張緒書

緒字思曼吳郡吳人歷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

僧虔為會稽太守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砂礫曾有鶴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然後去僧虔與緒書

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南史

王琰乞郡牒寶章集

太子舍人王琰關十五字

牒在職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小郡謹牒

七月廿四日缺

僧虔啓

題尚書省壁

僧虔宋昇明初為尚書僕射轉尚書令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圓方行止物之定質注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墮引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

王慈字叔寶僧虔子歷東海太守廬陵王中軍長史

上論朝堂諱榜表

慈除侍中領步兵校尉上表詔付外詳議慈議不行

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



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  
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  
乃武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惲  
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况以處一之重  
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寅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  
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  
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微跡能無惻隱今局禁嶽邃  
動延車盖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  
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于匪躬直述朝堂寧  
虧于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  
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

博士李撫議

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  
宮注憲表懸之也

太常丞王倜之議

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  
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

儀曹郎任昉議

搆取證明之文倜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有漢  
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



國實為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  
措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  
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  
例垂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  
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  
遵無所創革

王奐

字彥孫琅邪臨沂人僧朗孫歷  
雍州刺史以擅殺拒臺命伏誅

上高帝辭南蠻校尉表

奐領南蠻校尉南郡內  
史一歲三遷上表固讓

見許於是罷  
南蠻校尉官

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

民樂業有司修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  
較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夷毀難復雖復緝以善  
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  
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眾勞  
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為國計非允

王融

字元長瑯琊臨沂人僧達孫歷丹陽丞中書  
郎竟陵王叔寧朔將軍鬱林王於獄賜死

上武帝啓求自試

融博學有文才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  
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

臣聞春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  
動植且或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官闕



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叅名盛列纓劔紫復趨步丹墀  
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  
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  
鮮報聖王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  
愚效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  
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  
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  
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叅二八  
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南齊書

上武帝論給虜書疏

融遷中書郎時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世

祖

聞會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  
正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  
來幽朔緝厲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  
智恭謹廉修慙犬馬之馴心同鷹犬之反目設彙秣  
有儲筋手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  
卑辭承表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待侮亡許其膜拜  
之誠納表之費况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教  
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唯或能  
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涓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爲



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辰猶巾禱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轅于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即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峙銷闕北畏勅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槩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摠錄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冲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遮尚直勒等類居致垂阻何則匈奴以氍騎爲帷牀馳射爲糒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



趨必同艱桎梏等懼水淵婆娑蹶躄困而不能前已  
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  
息沸脣於桑墟別醜乳於冀俗聽雅韶於隴曠臨方  
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  
於是風土之思深復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  
比鏃部落爭于下首渠危于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  
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彊彌盛大鐘出智宿氏以  
亡帝略遠乎無思不服鑿光幸岱匪慕斯朝臣請収  
籍伊瀝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羸於理有愜  
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

### 武帝答

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

上武帝陳北伐疏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以融掌其事

融好功名因此上表圖成置琅邪城射堂  
壁上遊幸輒觀覽焉○藝文作答敕撰漢武  
北伐圖啓○一作  
勸高帝北伐啓誤

臣聞情愔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  
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輦鐸以  
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  
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稱天乙知五  
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



井中之典攸邕嘆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  
陛下窮神盡聖摠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曜拯玄  
綱於頽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宇儀形齊民先覺  
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  
用昏霾經術踈淺將邁且軸豈庶與薇皇鑒燭幽天  
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霑  
飾光價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  
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  
鉛驚樂陳涓瑤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  
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關俯對  
青蒲請問安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職人微徒深傾欵  
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未有附枝輪無異轍東觀  
獻舞南籥傳歌羌夔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  
勤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于鳳山創金城于  
西守而蠶爾獯狄敢讎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論  
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  
之被髮北地殘民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  
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  
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  
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爨先邁式道中



原澄瀚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  
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  
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  
涼增弁星移玉帛雲聚集三燭于蘭席聆萬歲之禎  
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  
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  
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  
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又上疏

朝廷討雍州刺史

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嘗不撫卷  
歎息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  
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  
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旻罷  
之晨優游盱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  
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  
明羣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  
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旣兵威遠臨人不  
自保雖窮鳥必喙固等命於梁鶉困獸斯驚終並  
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  
獫狁荐食荒侮伊瀝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



兵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丞漢之歸師  
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推粘祖豈非  
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鄆  
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狗食人身權備石頭  
陝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  
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哲

拜秘書丞謝表

臣聞升離戒晨陰墻不照其景膚雲停夕幽草或漏  
其津至如明兼就日澤深行雨不有聖德誰或其然  
所以欽至道而出青臯捨布衣而望朱闕懷祿仕在  
代耕期榮不謀入用豈悟特擢之例事均延祖置左  
之恩任光元幹踰溢情涯普燭身表畏翹車而必讓  
誠濡翼之願辭既聖主謂其可施故愚臣默思自勉  
爲王儉讓國子祭酒表

竊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曰  
蘭芷疇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絲之質

太平御覽

又表

况臣仁慙富似德謝潤身識漏令經器非匣重何以  
昇墜道於殊身反斯文於遙日將使良璣脩竹無增  
瑩羽敬遜務時遂蹇早歲



又表

臣聞修危方湛弱露露而取覆懸衡紀正輕塵委而必移况臣才非應俗用垂知泊取其集木飲冰旌懸輪驚方臣之念未足言矣

謝敕賜御裘等啓

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褫帶復降今恩

謝敕賜米啓

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廩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謝竟陵王示扇啓

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比圓綃有兼玩實輕踰雪羽潔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結况復動製聖衷垂言炯戒載摹聽眎式範樞機

謝竟陵王賜納裘啓

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問每流解裘之賜偏委

謝司徒賜紫鮮啓



東越水羞實罄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挹鮮魚之最  
謝武陵王賜弓啓

殿下摘藻蕙樓暢藝蘭苑敷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  
月的鬼園掩秀鄴水慚竒融揖讓未工濫陪升飲之  
賞操弧反正繆奉招賢之錫文韶鏤景逸幹捎雲玩  
溢百齡佩流千載稍初學記作標

謝安陸王賜銀鉢啓

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竒見符神鼎撤膳噐於  
珍羞之錫降寶玩於簞瓢之門並藝文類聚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永明九年上幸芳林園禊  
宴朝臣使融為曲水詩序

文藻富麗使末并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  
以知漢武之德今隨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  
感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  
武更越也無以遠匹相如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風之駕  
翔焉是以得一奉宸迢迢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  
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  
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  
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  
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  
徙延喜之玉攸歸華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  
之歎遷鼎息大垆之慙紹清和于帝猷聯顯懿于王



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  
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輝  
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  
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  
寢是晷忘餐念負重于春冰懷御奔于秋駕可謂巍  
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  
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  
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出龍樓而問豎入  
虎闈而齒胃愛敬盡于一人光耀究于四海若夫族  
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躐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于

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  
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  
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  
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  
明目臨池無洗耳沉冥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興  
廉舉孝歲貢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摠  
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  
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  
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  
隱糾逃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



遠惟道斯行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杼于砥路鞠  
茂草于圓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  
隣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  
君髻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帑之  
琛竒幹善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  
衍儲邸充物郊虞匭牘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于西  
東合車書于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旌卷悠悠之  
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  
地符升澤馬來噐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曆草  
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  
沉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  
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  
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  
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  
乎時訓行慶動于天矚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  
者福地輿區之轉丹稜弱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膺  
膺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  
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  
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  
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道



迴潺湲徑復新萍泛汕華桐發岫雜天采于柔莫亂  
嚶聲于絲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  
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爻展軫效駕徐  
鑾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旂齊軌建旗拂蜺揚  
葭振木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瑤之飾絕景追  
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  
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岳  
鎮淵渟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  
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  
奏翹舞籥動邠詩召鳴鳥于弁州追伶倫于嶰谷發  
參差于王子傳妙靡于帝江正歌有闕羽觴無筭上  
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  
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  
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皇太子哀策文

繡幕啓塗銅池從殯葆鐸既行枚絳且引皇帝痛染  
盛之闕奉哀七鬯之有亡憫含嗟乎崇正顧掩歆于  
承光式睠元良永懷人寶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  
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  
契合聖如規地維缺位月紀蹇期哀纏晦朔燧改歲



時檀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昌我帝基思皇下  
武纘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稽嗣典實弘儲  
則庸器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綠蓋來馭朱纓旂旗旖  
旒鸞燾聲明守器宣華訪安永福上涌驂軒初晨戒  
服慶色伊滿寅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氛程月  
志稜動年司素媛犯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戶陳  
時楚藥毀方秦醫反轍高議虛演竒文徒說遠賓上  
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高  
寂庭帳深陰鶴關晝掩晷燈夜沉仍襲未改容饌如  
臨曖微儀而可慕標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  
期麻衣請日辨城垣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儀在  
位摠葭挽之哀淒視風煙之蕭瑟嗚呼哀哉飾麾輅  
而南指轉旌羽而北徂車結軫于雕轂馬緩節于金  
蘇寄靈心於萬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徒靡  
而欲沉山荒涼而遂晚城關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  
遠情有望而弗追顧如疑於將反嗚呼哀哉

永嘉長公主墓志銘

作儀阿媛取儷漢妃相金涌質穠李慙暉肅穆婦容  
靜恭女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冥默  
宵燧亡明曉挽已聲松門嚴闕泉帳寒清悠哉白日



鬱彼佳城

豫章文獻王墓誌銘

領袖傾淪人綱弛沒半嶽摧峯中河墜月眷然曉隧  
如何夜臺鯨駮惋慕葆吹徘徊千秋萬祀顧有餘哀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  
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用能敷  
化一時餘烈千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  
載懷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

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二道之要以  
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憺千畝之禮號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  
義賈生直言良以食惟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  
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  
而青夢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蒲耕穫  
不愆清明冷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  
貧擅富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曷鹵可  
腴恐時無史自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氓



俗澆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  
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旻食與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  
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  
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歌鷄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  
有無既龜貝積寢緡繚專用世代滋多銷漏參倍下  
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惟瘠卹隱無捨矜  
歎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卽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  
命事茲欽範充都內之金紹國府之職但赤灰深巧  
學之忠榆莢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曆明時昭遷華之運改憲教法審刑德之原  
分命顯於唐官文條本於漢說及嶠夷廢職味谷虧  
方漢秉素祗之微彙稱黃星之驗紛爭徒軫疑論無  
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弗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  
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陸之惻每勤如傷之念  
恒軫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而多黍多稌不與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  
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  
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  
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  
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已降游惰寔繁若閑冗卑  
弃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

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  
可以爲績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  
不殘故能出人於陪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  
賈誼有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  
銅墨而春籬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  
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樵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尚  
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于禮大賢疆國罔圖惟舊  
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



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脩文儒是  
競弃本徇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  
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今欲  
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  
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  
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  
欵通和布德脩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  
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  
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

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王秀之

字伯齊齊郡臨沂人歷員典太守

與朝士書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宋明帝時爲晉平太守以廉惠稱後秀之爲郡與朝士書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南齊書

貽宗測書

測少靜退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

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南史

王逡之

字宣約琅邪臨沂人歷光祿大夫加侍中



大輅議

宋昇明三年錫齊王大輅戎輅各一乘黃五路無大輅戎輅左丞王遠之議大

尉左長史王儉議宜用金軌九旒

大輅殷之祭車故不登周輅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輅

殷輅也注云大輅木輅也月令中央土乘大輅注云

殷輅也禮器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殷之祭天車

也周禮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則周之木輅

殷之大輅也周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此則戎輅也意

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錫以殷祭天之車與周之

即戎之路祀則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義遠建前

代之禮即戎事近故以今世之制明堂位云魯君孟

春乘大輅載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于帝郊天子以

大輅以錫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路即大路也

奏彈兼中丞袁彖

彖彈謝超宗言辭依違世祖復使右丞王遠之併彈彖詔

徒超宗

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

振纓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

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啓彈征北諮

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真

器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治

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



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寔  
彖之由尋超宗植性險戾稟行凶詖豺狼野心久暴  
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讐而稱怨痛枉形于  
言貌協附奸邪疑間勲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  
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  
品第不簡而疊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讐况  
超宗罪逾四凶過窮南竹雖下輒收而文止黃案沉  
浮并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綱將替豕才識疎淺  
質幹無聞憑戚舛榮因茲荷任不能克已厲情少酬  
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彖所司官解兼御史中丞輒  
攝曹依舊下禁止視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  
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  
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啓可奉行侃奏彈之始  
臣等並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踈謬之  
讐伏追震悚

武帝詔

超宗豐同大逆罪不容誅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  
合極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錮十年

王顯

遠之從弟建之  
子仕中軍參軍



上齊職儀啓

珽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顯啓上詔付秘閣

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珽之籍素為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秘府

南齊書

王晏

字士多琅邪臨沂人歷尚書令進號驃騎大將軍為明帝所誅

文惠太子喪服議

永明十一年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詔依所議

案喪服經為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朞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朞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朞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禰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

又奏

詔曰既久廢便停

案喪服經雖有妾為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

又奏

詔依議



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替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替而  
儲王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並通  
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  
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替喪降在大功者婚禮  
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

又奏 詔可

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日乃設祭尋比世服  
臨然後改服與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  
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  
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

啓武帝

江敬永明七年徙侍中領驍騎將軍  
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宴啓

江敬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  
語其事任殆同累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  
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

武帝答

敬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  
有此回換耳

王晏

右僕射

徐孝嗣

吏部尚書

何胤

侍中

故太子祔廟奏

永明十一年議詔可

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



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  
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  
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

王思遠

琅邪臨沂人晏從弟  
歷侍中度支尚書

上明帝固讓吏部郎表

思遠以從兄晏為尚書  
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

之職表上改授  
司徒左長史

近頻煩歸啓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  
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點為疑  
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悽悽丹赤  
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  
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飽冒

之尤誅責在己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  
褊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  
願恩垂拯宥不使實墜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為  
秦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為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  
榮愚夫不為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  
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  
自慙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  
仰祈一照



南齊文紀卷第五

晉陽張焯叅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柳世隆

字彥緒河東解人歷尚書令侍中左光祿大夫

與劉懷慰書

尺牘作蕭緬與劉懷惠並誤

懷慰為齊郡太守太祖手救褒賞世隆為兗州刺史與懷慰書

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南史

論土斷條格奏

南兗州鎮廣陵永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于是濟陰下邳淮陽

東莞屬縣之散居無實土者及州治立見省民戶帖屬○南齊書

尚書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



文紀 南齊卷五  
憇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  
畔東屆海隅今專罷僑邦不省荒邑雜居舛正與先  
不異離爲區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隨界并帖若鄉  
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區域易分者別詳立

劉善明

平原人懷珍族弟  
歷宣城太守卒

上高帝陳事表

事

太祖踐阼以善明勲誠拜授淮  
南宣城二郡太守至郡上表陳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  
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  
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輝自天照湛神極睿周

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帟  
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  
嵩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應寶命胄臨  
皇曆正位宸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  
勝者無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且作誥安不  
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  
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  
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  
謹陳愚管瞽言芻議伏待斧鉞所陳事凡十一條其  
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



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  
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  
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  
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  
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  
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  
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  
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  
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爲  
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  
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辨其使匈奴其  
十一以爲交州險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致怨叛  
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不應遠勞將士搖動澄氓  
且彼上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  
事謂宜且停

遺產阻思書

善明與祖思友善祖思出  
爲青龍二州善明遺書

昔時之游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  
風于林杪追素月于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  
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



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  
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機  
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于外粲乘  
復爲異識所推惟有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  
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劍  
兩城之用橫槊舉旗之能徒以卑瓶小智名參佐命  
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  
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  
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列入國不與公卿游孤立天地  
之間無猜無託惟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  
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  
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  
爲鄉導之使輕裝暫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  
還風若欲誰策卑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南齊書

崔祖思

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瑛七世孫歷晉青冀二州刺史

上太祖陳政事啓

太祖齊國建祖思遷齊國內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啓陳政事上優詔報荅

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  
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  
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革



文紀 卷五  
四  
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  
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  
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  
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  
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還故  
郡殊經竒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  
利能無勉勵

又

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惟身衣弋綈以韋帶劔慎夫  
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  
鈎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十人東阿婦  
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  
妃房帷碧綺蚊蟬三齊苜蓿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  
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荅  
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  
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饈  
噐則陶匏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  
如草斯寶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  
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  
以殊等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



文紀 卷五  
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  
不俟終日

又

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惟以獄市爲寄餘  
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  
也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  
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察情  
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  
書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  
人故張于二氏繫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  
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  
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  
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  
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  
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  
龍肝之饌斷可知矣

又

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  
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  
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



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  
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  
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惟置鍾篴羽戚  
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

又

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  
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  
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  
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  
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今甲黜少乙功多賞  
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昔輕罰下而  
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  
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  
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

又

籍稅以厚國國虐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  
用天之儲實極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  
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  
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  
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



可以出師

又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  
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  
已述事之徒褒諛為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  
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  
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下事在言為  
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  
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  
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  
前之明効也漢徵貢出為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  
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即善

又

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  
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  
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  
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  
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

並南齊書

虞玩之

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仕宋為尚書右丞

上宋後廢帝陳時事表

元徽四年玩之為尚書右丞上表帝優詔報之



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  
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充司徐開口待  
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蓋爲寡薄天府所  
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引費四倍  
元嘉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  
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埶磚瓦雙匱敕令  
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舍日就傾積第宅府署類多  
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恒不周既  
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于今日昔歲奉敕課  
以揚徐衆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  
五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  
多興用漸廣深懼供用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  
官蹇祿器用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  
以贍勲求無以給如愚管所慮不月則歲矣經國遠  
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祇勤心存于匪懈起伏震遽事  
屬冒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  
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祇齊懽高卑同泰

宋書

上高帝言黃籍表

太祖詔朝臣以黃籍巧偽欲革其弊玩之上表納之

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



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姦姦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情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步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等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舉卹爲祿實潤甚微而入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爲人役者今反



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卧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

在不久

得實一作得知部作郡苦爲一作昔爲

告退表

玩之以文宜衰疾上表告退之

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末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受命於道消



之晨効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効也慶降於文明之  
 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  
 九卿德慚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  
 過六十不為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  
 之矣經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  
 申節未嘗厭屈于勲權長溺于狐鼠臣立身之本於  
 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也豪露靡因伏  
 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為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下  
 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  
 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

劉休

字弘明沛郡相人歷豫章內史

與親知書

虞玩之建元時為黃門郎告退許之宋末王  
 儉舉兵於京師孔道使玩之言論不相饒儉  
 過並累之至是東歸儉不出送朝  
 廷無銀錢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

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南史

上高帝辭御史大夫啓

臣自塵榮南憲星畧交春謬聞弱奏効無空月豈唯  
 不能使蕃邦歛手豪右屏氣乃遣聽已暴之辜替網  
 觸羅之鳥而猶以此理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



覆背騰其喉脣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  
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氏載祀六十歷職斯  
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  
骸骨

### 高帝答

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爲本而忽憚世誚卿便當辭之  
如事可獲何惰晚節耶

南齊書

### 孔顗

上高帝鑄錢均貨議

宋代太祖輔政欲鑄錢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

孔顗上議辭證甚博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錢兩以防民姦會晏駕事寢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  
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  
吳國之關閭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  
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  
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  
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  
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  
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  
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  
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牧



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  
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  
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緇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  
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售緇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  
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緇染更用反覆生  
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  
已布于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  
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  
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  
衣食滋殖矣

胡諧之

豫章南昌人歷中書尚書領衛尉

上高帝解職表

諧之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兄謨之亡上表解職不許

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  
疾得及成人長兄臣湛之復早殞沒與亡弟二兄臣  
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廕何圖一旦奄見  
弃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

陸澄

字彥淵吳人領國子祭酒歷散騎常侍

宋皇太子朝賀服議

宋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衮冕九章澄時兼左

丞典儀曹郎丘仲起議

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



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群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上齊高帝自理表

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

等晏然時澄為御史中丞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官澄上表自理詔付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高帝下詔

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

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

擇其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

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

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為失伏尋晉宋

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

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為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

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

襲不彈祕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陵檢校此

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

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讐而責帥之劾

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

之極北代專征之大祕霸季之貴道濟元勳之盛所

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

以此為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



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  
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  
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  
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爲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  
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謚彈王僧  
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謚彈  
在今龕鬻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  
依以爲體豈得恰而不遵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令  
遐所糾既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  
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責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  
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  
陳非謬裁由天墜

尚書令稽滯奏

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  
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淮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  
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  
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  
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  
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  
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糾亦免官左丞



劉暲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亦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謾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

### 高帝詔

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

### 與王儉書

澄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糜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餘答書

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聞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訓易道盡于三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傳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雋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安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



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  
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  
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于注經中已舉  
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  
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  
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  
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  
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  
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  
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  
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  
立必謂范善便當除虞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  
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舒所注衆書亦無孝  
經

王儉答書

易漢書禮記冠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  
小正儀禮諸書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  
前代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  
梁小書無侯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  
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



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倉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並南齊書

顧測

與太守蕭緬賤

測為揚州主簿以兩奴就陸澄弟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賣券澄為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賤與緬測遂為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

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取所不為况

緬紳領袖儒宗勝達乎南齊書

何昌寓

字徽聖廬江人仕宋湘東太守入齊歷侍中吏部尚書領騎將軍○南齊書何昌寓傳云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修之太常卿昌寓齊明帝武周年卒年五十一梁書何修之

傳云祖勣宋員外散騎常侍父徽齊太常卿修之梁天監二年卒年五十五則昌寓父何修之別自一人非後載議禮入梁之何修之也然皆廬江蕭人姓名並同時代相接亦是難曉

與驍騎大將軍蕭道成啓

昌寓先為建平王景素有主簿以風素見重司老求祿出為湘東太守為齊太祖蕭道成驍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道成又與司空褚淵書淵答之道成嘉其義轉為記室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

國言勝素之情威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

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

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慙之非古人所



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  
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踖而王夷慮  
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  
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  
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  
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  
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  
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冤魂昌寓非敢  
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  
紆憤仰希神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  
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于黃墟分軀碎首不足上  
謝

與司空褚淵書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冤于黃泉者爲甚焉何者  
百年之壽同于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  
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賢  
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  
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  
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  
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矜明發



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比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書所歎清識飲涕王每未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並彰于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至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霑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于盛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豐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存敦厚而令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故碎首抽脅自謂不殞

褚淵答書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



阻元微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

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並南齊書

劉璉字子敬嶽弟歷射聲校尉卒官

上高帝訟宋建平王景素冤書景素敗後故記室參軍王螭故

王簿何昌寓並上書訟冤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璉又上書不省璉初舉秀才為

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至未明中詔以王禮葬

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

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

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為衛軍隱難於

晉公子殖之李牧北逝強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

左不固其功勳以刊劔於蒼苔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

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被數于者皆身栖青雲之上

而困於泥塗之車或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

於衆人加譴論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

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

以獻歛奏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

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今璇鼎啓運

人神改物生罪尚有死寃必申臣誠不忍玉之負誨

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為志者不以犯上

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為暴也秦仁獲鹿知其可

文已



爲傳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太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弃先君豈避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絜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菹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于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冤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于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于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荊州高齋刻楹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



塵於笥篋無它嬖私不耽內寵姬媵數人皆詔令所  
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噐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噐王顧  
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已  
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太妃初  
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  
入爲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  
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寃寧不孝於是棄西州之  
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偏墮便應高枕江漢何爲  
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  
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思明同枉者毀  
正搦弦爲鈞張一作百行坐欬嚏皆生風塵會王季  
符負罪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  
雖邁愍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斥滿素虞玩  
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  
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煥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  
留聖聽王若俯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  
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羣小之姦慝彌廣  
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  
尾衆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廂閭諸人同謀異志玉  
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與



等遣司馬孫謙歸欵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  
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  
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  
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  
講眾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祖因民情囂蕩  
揚聲北奔給辭惑眾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  
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上既素籍異論謂為信然  
収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  
順出翻為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誣譁幻惑皆出輦轂  
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

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  
都變亂始乃為其前甲序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  
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  
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  
絕矣豈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為憂乎自非深忠遠  
擊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  
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它故  
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  
夫為有辜耶為無辜耶若其無辜何故為戮若其有  
辜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



家豈違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代修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凌之寃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明聖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于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擬邈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悞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汚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彼顧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範之如此當能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鶴鳴皋垤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沉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

宋書



顧歡

字景怡吳郡鹽官人累徵不就

上高帝治綱表

歡篤志好學隱遯不仕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為揚州主簿遣

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東歸

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  
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  
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  
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  
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  
搜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  
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  
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  
也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  
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  
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  
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劉思效

散騎員外郎

上高帝陳讜言表

太祖下詔與顧歡並加顯異

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  
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成役殘丁儲無半菽小  
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服伎樂



相爭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  
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  
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歛省徭役絕竒麗之賂塞  
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  
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暴日  
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山三編髮而慙生者老看  
左仙而恥沒陛下宜仰蒼天夫人引領之望下弔毗黎  
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  
窮山湯谷此即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  
豈徒殘寇靡滅而已哉

### 高帝詔

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嚴霜重精營庫盱食縈  
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至白丘園  
或越在允位並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閣辨章治體有  
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  
加於賁思效可付選銓序以顯謹言

裴叔業

河東聞喜人歷南兗州刺史

上高帝言梁益疏

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一年叔業上疏云

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趨雍齊  
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



以來綏馭垂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  
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  
撫巴蜀揔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  
潛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黨威令  
既行民夷必服

南齊文紀卷第六

晉陽張焯參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呂安國

廣陵人仕宋湘州刺史入齊歷南兗州刺史仍都督湘州遷散騎常侍

啓置東平郡

未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啓見許

北兗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  
雖創置淮陰而陽平一郡州無實土寄山陽境內竊  
見司徐青州悉皆新立並有實郡東平既是望邦衣  
冠所係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間割小戶置此郡始招  
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臣尋東平郡既是此



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

沈冲

字景綽吳興武康人歷五兵尚書

江謚罪奏

謚仕宋入齊歷長沙內史行湘州留事遷掌史部太祖崩以不豫顧命稱

疾不入世祖即位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謚詣豫章王嶷欲爲作計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罪詔賜死

謚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吏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獻誠薦于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

太祖匡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艱洗之瑕許其革音之効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勳良比肩朝德以往昔微勤刀筆小用賞厠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郡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詖黷舊侶密筵閑燕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爲已惠事宜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姦自不露欺主罔上奸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謚托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暫入殿參訪遺詔覘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節惡



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毀皇猷遍蚩忠賢歷詆自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恒規勳戚出撫前王彝則而謚妄發樞機坐構踣論復敢貶謫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誥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

沈淵

冲之兄歷御史中丞

沈約

見梁

薦沈麟士表

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表薦徵太學博士不就

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本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冠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陲

沈憲

字彥章吳興武康人歷散騎常侍

分置二豫啓

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

州四年冠軍長史沈憲啓

二豫分置以桑堞子亭爲斷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內悉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潁川汝陽屬南豫廬江還西豫



殷淵

歷尚書右丞

牒請二豫分置

未明七年南豫州別駕殷淵牒稱尚書參議往年慮邊塵須實

故啓廻換今淮泗無虞宜許所牒詔可

潁川汝陽荒殘來义流民分散在譙歷二境多蒙復除獲有郡名租輸益微府州絕無將吏空受名領終無實益但寄治譙歷於方斷之宜實應屬南豫二豫亟經分置廬江屬南豫濱帶長江與南譙接境民黎租帛從流送州實為便利遠踰西豫非其所願郡領濳舒及始新左縣村竹產府州採伐為益不少府州新創異于舊藩資役多闕實希得廬江請依昔分置

庾杲之

字景行新野人歷太子右衛率歷太子詹事

致隱士劉蚪書

此文任昉為杲之作書○廣弘明集此書未全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役丈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懸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冲明在襟屢候無爽體道為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閣投之懷不以



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邱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歲  
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榮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  
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  
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  
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比日式筵山阿虛  
館川渌實望貫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  
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  
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已且凌雪戒塗非滅迹  
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  
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開在我觸地蕭條

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藝文類聚

臨終上武帝表

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  
臥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  
庸謬徵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  
榮顯脩夭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暫借餘曆傾  
宗殞元陳力無達仰違庭闕伏枕鯁戀

劉蚪

字靈預南陽涅陽人累徵不就○蚪與虬同

答竟陵王子良書

蚪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



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沫  
泗稷館之辯退不疑心出類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  
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故加軾鼉之義南齊書

宗測 字敬微南陽人一字茂深

答府召

測少靜退不樂人間驃騎豫章王長微為參軍測答府云

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又答

測母喪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之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

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

限魚慕鳥哉詩史

答魚

子雲遺書曰

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

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並南齊書

沈麟士 字雲禎吳興武康人隱于餘干吳差山

答張永

永為吳興太守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

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



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蟬冕走雖不敏請  
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未忍受此黥劓沈麟士別傳

與中書郎沈約書約見

未明中約表薦麟士徵義行詔徵為太學博士又徵著作郎太子舍人並不就乃與約書

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

凶將在於斯南史

沈麟士傳或勸麟士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按此

荅本語耳尺量亦載

卞彬守士蔚濟陰宛句

蚤蟲賦序彬建元初除右軍參軍家貧出為南康郡丞頗飲酒棄擗形骸作蚤蟲賦

序其言皆實錄也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踈繁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甦甦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蟲猥流淫癢涓澣無時怨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蟲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蟲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指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南齊書○襟南史作稊息息作子子

禽獸決錄目彬險拔有才指斥貴勢多與物件



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鷲性頑而率狗性險而出

羊謂呂文顯猪謂朱隆之鷲謂潘敞狗謂呂文度

卜伯玉

祭孫叔敖文

謹以醴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眇眇千載悠悠舒荆  
理無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塵承風效誠超超夫子  
淡矣道情自心伊貴人爵靡嬰芳風如簫清響如埙  
景矣行役言戾豫方側聞夫子記憤睢陽靈封積墓  
丘塋榛荒幽幽神道為有為亡徘徊永念悽矣其傷

熊襄

齊興序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植超為首超為史職超史功未就卒淹撰成之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興上起十代其序云

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為河

洛金匱

袁彖

字偉才陳郡陽夏人歷遷侍中

駁國史議

彖為祕書丞議駁國史時檀超掌國史欲立處士傳彖曰

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  
陵轍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  
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畧空列其姓業附出他

篇



苟蔣之胡之爭死議

南史象拜廬陵王諮議時

曾口寺沙門所淫被蔣之殺胡之自列已殺兄弟爭死荆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象議免死

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踈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為義

南史

奏彈謝超宗

超宗仗才使酒多所凌忽前後言

婦世祖甚疑之敬兒殊超宗復有言于李安民上使無中丞袁象白簡奏彈循以象言辭依違復使左丞王遵之奏使越州賜自盡

風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根性浮淺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陷狎人裁跡黜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而背毀疑間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為二輒攝白從王求先到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請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事列對求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請諸貴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自敬兒死後感歎憤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不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不悉盡羅縷請憶如其辭



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己彰宜附常准超宗少  
無士行長習民愚狂狡之跡聯代所疾迷傲之豐累  
朝兼觸刻容掃轍父埋世表屬聖朝廣愛忍禍宣慈  
捨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  
處恩彌戾遂連扇非端空生怨懟恣置毒于京輔之  
門揚凶悖于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國章何寄此而可  
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記室輒  
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  
奉白簡以聞

劉祥

字顯徵東莞莒人歷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連珠十五首

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於朝士多所貶忽著連珠十五首

以寄其懷有以啓上者世祖令御史中丞任遐奉付廷尉徒廣州卒

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  
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于殷周之世清  
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  
蓋聞鼓鼗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  
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  
而治

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  
之溫故才以偶時爲劭道以調俗爲尊



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  
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  
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  
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  
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  
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

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  
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蠋投身不主廟堂之筭  
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  
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

蓋聞良寶遇拙則竒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  
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  
照

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  
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羨結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  
屠龍之歎

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  
陟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  
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  
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



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  
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  
智之聲

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  
玉黜于楚岫章甫窮于越人

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  
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  
目

任遐奏彈劉祥

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徒請謁絕於私館反脣彰於公  
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訟言自若厥兄浮  
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  
隻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  
傷心攝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關  
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可稱紙  
墨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啓求迎喪還至大  
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未  
至鵠頭其夜遭劫內人並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  
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

對獄詞

獄鞠祥  
詞祥對



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  
歷貶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荅奉旨囚出身入  
官二十餘年沈悴艸萊無明夫壤皇運初基便蒙抽  
擢祭酒主簿並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寓榮渥彌隆諮  
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晏必叅末例朝半問訊時  
奉天暉囚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囚  
歷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  
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竝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  
口臨川殿下不遺蠱蟻賜叅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  
明四海傾屬囚不泮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  
眄議自餘令王未被祇拜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  
旨制書令有疑則啓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  
疑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囚自斷才短  
密以謬儉儉爲之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何敢爲  
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  
有主甲豈有事無髮髯空見羅誦囚性不耐酒親知  
所悉強進一升便已迷醉

劉悛

字士操彭城安上  
里人歷散騎常侍

啓武帝

初孔顛上鑄錢議太祖使州郡大市銅  
炭會薨未明八年悛啓從之以功費多

乃止



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  
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  
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  
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  
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  
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  
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

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  
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有儒學歷會稽郡丞  
除步兵校尉不拜卒于揚烈橋講舍

與張融王思遠書思遠琅邪人晏  
從弟歷侍中

瓛宋末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入齊  
拜彭城郡丞武陵王畢爲會稽太守太祖欲  
令瓛爲畢講除會稽郡丞未明初竟陵王子  
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瓛與融思遠書不拜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  
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  
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風  
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  
養寒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  
正勉厲于階級之次見其縊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  
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  
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于首每謂此得進止之



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未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廳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于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輳燕路慕君王之義驟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

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

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南齊書○諸賢南史作聽覽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歷國子博士兼著作

### 與聞喜公子良

建元初顥爲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顥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

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祗應轉竭感迫

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

亦有摧臂斲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

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粗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

告哀不知所俵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偃筆爲



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  
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  
處處皆蹟惟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  
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  
功得之何遠

與杜京產書

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涉文義  
脩黃老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子  
栖字孟山從劉瓛受學善清言名儒貴遊多  
敬待之顯為中書郎與京產書累辟不就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  
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英彥冊府元龜作彥聖

張融

字思光暢子歷太子  
中庶子司徒左長史

與從叔永書

融家貧願祿與永書又與吏部尚  
書王僧虔書時以非治民才不果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  
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  
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  
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  
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  
級亦不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  
亦可復求丞

葦席南史作葦帶  
屢作屬願作應

與王僧虔書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



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

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閒外並南齊書

與從弟瓌書

瓌字祖逸未之子仕宋入齊終梁歷給事中右光祿大夫

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率兵入郡斬之高帝即授瓌吳郡太守融與瓌書

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南史

與豫章王疑牋

尺牘作孔稚珪牋以傳首稚珪也鼎意牋稱融等應宜屬

朱謙之吳郡錢塘人父昭之假葬田側為族人幼方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事長不婚娶亦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時疑為郡刺史列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

西掾張融牋上疑疑言之世祖嘉其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憚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

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冕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

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即為盛朝

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

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

區短見深有恨然南齊書

海賦序

融出為封溪令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

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



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  
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  
鳥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  
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  
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

自序

融未明中遇疾  
為門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  
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  
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  
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  
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  
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  
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  
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  
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  
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  
同利舉價如高伴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  
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

又

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



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綱也

遺令 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塵尾登屋復覓

吾平生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

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

不須暫停閨閣 南史○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

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若不

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張充 字延符吳郡吳人入梁歷尚書僕射吳郡太守

### 與尚書令王儉書

充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為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之慍因與儉書書之武帝免充官○南史云儉以書晚書弗之重仍以為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橋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數日充始為之成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瑯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

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間鎌

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

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

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



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  
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  
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厓確乎  
之情峰橫海岬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  
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狎狂隴畔者寔由氣  
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遭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歷於當年叔陽負  
舉軼轅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  
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  
諷詠於池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  
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阜日壯海途天竦  
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森陰  
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  
乃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  
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  
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  
此片言輕柱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  
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  
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特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  
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竚衣車而聳



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  
被其潤竒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  
而菴藹東都不足竒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  
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  
人騁遊說蓬轉于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  
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  
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聞見掃心曾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  
魂推襟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夔阻書罷莫因  
儻遇樵者安塵執事

梁書

同前

南史

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  
釣之閑錄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  
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塗不一故  
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  
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  
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  
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至如影纓天  
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  
岸踈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遑迴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  
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  
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壯  
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  
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  
茲長往至于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卧風  
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  
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  
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  
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叟  
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峴西百姓代表一人蠶  
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遊說容  
與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  
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曾述平生論  
語默所可通夢交魏推襟送抱者惟丈人而已闕廷  
夔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安塵執事

荀平

字令哲潁川人仕荊州西曹書佐  
長史坐上書極諫武帝於獄賜死

遺王秀之書

秀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  
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平爲州西曹遺秀之  
交知書秀之拒  
不答乃遺書



僕聞居謙之位既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  
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  
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業  
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績將何隔于愚夫僕  
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  
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  
益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  
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  
品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  
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

非典何宜施之于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  
還亦何犯于逆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  
見屈于澠池毛遂安受辱于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  
于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  
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  
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貽故薦貧者  
之書○尺牘節僕與足下以後作王秀之答  
又節南史第五之位三語作不報秀之誤  
同前南史○不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  
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不報書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  
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耶相如不見



屈于澠池毛遂安受辱于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  
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  
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宐

與王儉書儉為尚書今當事下與儉書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罪平上書自申乃免

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

史哉南齊書○世南史並作人

王植

上武帝撰定律章表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世祖留心法令詔諸獄官

詳正舊註尚書刪定郎王植表奏

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

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未殊自晉泰始以來唯

斟酌參用是則吏執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

溫舒獻辭于矢政終侯忼慨而興慨皇運革祚道冠

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

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 敕臣集定張杜

二注謹薦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

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

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

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

外詳校擷其違謬



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上武帝論刑律表

未明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下公卿八座

參議竟陵王子良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為廷尉上表詔報從事竟不行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頽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

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



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十  
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  
人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  
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  
餘力或以勞吏暮齒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  
吞剝民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  
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川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  
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  
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  
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  
空勤未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  
將恐此書未陛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  
慕課業習流班習習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  
良以居外仕方岳成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  
之謀稽寧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  
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  
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  
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  
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  
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



勸士流

姦邪一作姦人

上明帝請和虜表

稚珪建武初遷南郡太守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

死傷乃上表陳之不從

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  
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一則輕車出  
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  
夫之氣恥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  
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  
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  
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竿弘之  
以大度處之以蝨賊豈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  
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  
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蜂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  
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  
陵辱宣帝撫內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  
無雷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  
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  
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  
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  
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棄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



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于前鋒李陵  
沒于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  
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  
朝不綱東晉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于陵  
廟豺虎咆于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  
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年多無事末  
路不量復挑疆敵遂廼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  
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未明之始復  
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  
皇聲雷宇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首長蛇  
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于斯昔歲蟻壞瘦食  
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  
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  
之詔誘此凶頑澆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  
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  
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  
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役  
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  
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  
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



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  
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  
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覓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  
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  
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  
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  
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  
胡哉彼之言戰既殷勤臣之言和亦慷慨伏願察兩  
途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  
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

敢肆瞽直伏奏千里

薦杜京產表

京產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孔稚圭等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  
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悛  
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薦京產不  
報建武初  
徵不就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  
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  
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  
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  
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  
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崑谷含權薜蘿起怵矣



爲王敬則讓司空表

故李通豪贍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以聲華入選先  
帝擢臣以榮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得北帶五州東  
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映則左右交暉  
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動則劍騎如雲飛蓋  
暫停則歌鐘成列擬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曼其  
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  
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  
寄啓黃扉而爽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讓詹事表

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擢洛筆之響  
白非器上白雲酌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條  
寶嬰成貴于西京陸曄風素于東國伊人之美方曰  
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冒也

奏彈王融

竟陵王于良以虜動于東府募人板

融欲立子良不克太孫深忿疾融及即位是

為爵林叔融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稚珪倚為

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

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僮狡弄聲勢專

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已無



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  
曝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聲勢南史  
作威聲

### 王融對辭

囚實頑蔽觸行多讐但夙參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  
摠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  
豐咎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  
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既身被國慈  
必欲以死自效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  
犬羊乍紀僧真奉宣先敕試語北邊動靜令囚草  
檄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

同何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奉教續蒙  
招集銜枚而行非敢虛扇且捨取亡叛不限信楚狡  
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  
間未嘗悉與誰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但  
聖主實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  
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待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  
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訛毀囚  
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  
里闔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  
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



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

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

張弄

奏彈

上與

宋明十年與為雍州刺史輒殺寧

續長中與祖武帝大怒使御史中

丞與

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與祖扇

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與祖

下都與慮所啓欺妄等狀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

止今體傷槌蒼黥等事聞與祖門生劉觀到臺

辨問列與祖與與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來公與領

軍征蠻失利與祖啓聞以啓呈與與因此便相嫌恨

若云與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

至十年九月十八日與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與

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賦私與祖既知其取與即

牒啓與不問與祖後執錄與仍令蠻領仗身于獄守

視與祖未死之前于獄以物畫漆梓子中出密報家

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與駐興祖

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與意乃可與

第三息彪隨與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興

祖又云與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



食者皆大利與祖大喊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  
不聞又云負治著與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  
一日負使獄吏來報與祖家道與祖于獄自經死尸  
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與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黥陰下  
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  
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與祖在獄  
嘆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  
救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埋檢迹灼然  
矯假尋救使送下負輒詎詔所謗諸條悉出負意毀  
故丞相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若彪私隨父之

敢亂王法罪並合窮戮

謝湯生嘉文啟

綠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曄曄今覩信西岷之

佳珍諒東鄙之未識藝文類聚○藝文此下云角昂

灼灼升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析龍眼之房也

○按王逸荔枝賦曰乃觀荔枝之樹其形色煖若朝

雲之與春如積天之簪角亢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

朱實學灼灼若朝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着天張

孟陽七命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稚珪啓正用逸

賦中語七命賦孟陽七命也藝文於其上既脫寫王

逸賦又以七命誤連為一耳尺牘用逸賦四語為稚

褚先生伯玉碑



夫河洛擒寶神道之功

傳華吐秘仙靈之跡可

觀蓋事詳于玉牒理煥于金符雖冥默難源顯晦異  
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于天  
海王喬雲舉控鶴于玄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遁形神  
翦帝宮迹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未  
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歆寶暹日折石橫波飛浪突  
雲奔湍急箭前先生攀途躋阻宿柅涉圻而衝颶夜鼓  
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篙翻透  
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  
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  
鳳吹金闕蕭歌玉京絕封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  
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  
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北山移文

鍾山昔經在蜀以蜀草堂  
管西鍾山昔經在蜀以蜀草堂  
林壑可懷乃於鍾嶺立寺因號草  
堂亦名山後出為海鹽令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盼徒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  
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  
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  
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  
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  
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  
歌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  
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  
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雨竹簾軒席次袂聳筵  
上焚艾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  
憤石泉翳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  
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殞法筵久埋敲朴誼  
躑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  
綢繆于結謀每紛綸于折獄籠張趙于往圖架卓魯  
于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徑  
荒涼徒延佇至于還颺入暮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  
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縛塵纓于是南岳獻嘲北隴騰咲列壑爭譏攢峯竦



文紀  
南齊卷六  
三三  
謂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  
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  
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  
假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  
丹崖重滓塵游燭于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  
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于谷口杜妄巒于郊  
端于是叢條暝膽墨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  
而掃迹請回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祭外兄張長史文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沾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師古  
因心則履空蹄象繇精糝莊惠吾與夫子分協芳金  
憑風共酒藉月同琴

孔琇之

會稽山陰人歷吳興太守遷寧海太守

薦王文殊表

文殊吳興故鄣人父沒虜文殊泣血蔬食三十餘年未嘗十一

守孔琇之表上詔名里孝行

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  
專席恒居銜固極之卹服紵編以經年餌蔬菽以俟  
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勝  
其閭里

丘雄

吳興烏程人



上武帝乞贈父書

雄父冠先表明中位給事中使蠕蠕國蠕蠕逼令拜執節

不從見殺武帝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不省

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

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

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

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

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

申哀贈南史○南齊書不載

蔡母珍之

自請封牒

珍之鬱林時領中書通事舍人凡所論薦事無不允以誅王融功啓帝求

封朝議未許又有牒自論于朝廷乃許封汝南縣後謀誅蕭詵事敗死

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

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

南史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歷光祿大夫

上明帝解職表

棕領右軍明帝立稱疾不陪位復解為還刺上表詔給假百日

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星

紀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倏踰旬

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

職盡療餘辰

會稽人未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官至驃騎將軍



鮑明遠集序

鮑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宋臨川王愛其才以爲國侍郎王薨始與王濬又引爲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時主多忌以文自高照侍左右深達夙旨作此賦述不復盡其才思出爲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義嘉敗荆土震擾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爲景所殺時年五十餘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者往往見在儲室博採羣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命陪趨備加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